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

外国文

叛逆
抗争篇

 学名著

SHAO NIAN DU BEN

PANNIKANGZHENG



红与黑

[法] 司汤达 著

WAI GUO WEN  XUE MING ZHU

YANBIANDAXUEGHUBANSHE
FA SITANGDA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红与黑

〔法〕司汤达 / 原著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与黑/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编, 延吉:
延边大学出版社, 2005. 8

(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, 7. 外国, 叛逆抗争篇)

ISBN 7-5634-2117-3

I. 红... II. 少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-缩写
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491 号

选题策划: 马永林 石兴利

责任编辑: 金昌海 关志明

封面设计: 山羽创意设计工作室

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·外国 叛逆抗争篇

红与黑

原著: (法) 司汤达

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 105 号 邮编: 133002)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 字数 90 千字
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2117-3/I·295

全套 12 册 定价: 237.60 元

导 读

《红与黑》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。讲述的是一个木匠儿子于连·索黑尔个人奋斗的悲剧。他个性倔强,因精通拉丁文而成为市长的家庭教师。后来与市长夫人发生恋情,被发现后,被迫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。后来在神学院神父的引荐下,做了巴黎的一个侯爵的私人秘书,可是他又与侯爵的女儿发生了恋情,但因为阶级地位悬殊,使他们不能正式结婚。后来,于连因去刺杀他以前的情人德·瑞那夫人,而被送入监狱并判处了死刑。

故事情节生动曲折,人物描写栩栩如生,非常值得一读,更重要的是,通过这部书,可以看到封建贵族阶级和教会反动势力的种种罪恶,他们的专横、庸俗与卑劣等等,至今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
作者司汤达(1783—1843年),原名马利·亨利·贝尔,出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律师家庭,他是拿破

仑的崇拜者。主要作品除了《红与黑》外，还有《阿尔芒斯》、《罗马漫游》以及《红与白》(未完成)等等。另外，他还有音乐美术、文学批评和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。但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《红与黑》。

1815年，拿破仑退位后，司汤达离开巴黎，侨居意大利米兰，开始从事创作。他的墓碑上写道：“米兰人亨利·贝尔安眠于此。他曾经生活、写作、恋爱过。”

本书在原著上进行了适当的改编，语言生动，插图精美，故事情节表现的淋漓尽致。小朋友们读后一定会受益匪浅。

主要人物介绍



于 连

本书主人公，一个木匠的儿子，面貌俊秀，他有着神奇的记忆力，先是做了市长的家庭教师，而爱上了市长夫人，后来当了侯爵的秘书，又与侯爵的女儿相爱。最后因谋杀而被判处死刑。



德·瑞那夫人

市长夫人，高贵而美丽，和于连深深相爱，在于连死后三天，也在悲伤中离开了人世。



玛特儿

德·拉·木尔侯爵的女儿，性格高傲，经过反反复复的情感变化，最终深深地爱上于连，并为此始终不渝。



福 格

于连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木材商人。他身材魁梧，有一颗宽大仁慈的心。他重情重义，当于连入狱后，他表示就算倾家荡产，也要救于连出狱。



彼拉神父

贝尚松神学院的院长。他对于连非常关心、爱护，把于连当亲生儿子看待。

目 录

聘(pìn)请家庭教师	1
于连的心事	3
进入市长家	9
于连的恨	15
在凡尼的日子	17
相 爱	23
入选仪仗队	28
匿(nì)名信	34
离 开	41
进入神学院	44
多愁善感的人	51
神父的信任	54
前 往 巴 黎	65
侯 爵 秘 书	70
小姐的好感	76
侯爵的信任	79
在 舞 会 上	83

黑色衣服	90
爱上于连	94
胜利者	97
深夜赴约	101
失恋的痛苦	105
奇特的旅行	111
费尽心思	119
如愿以偿	122
事发之后	126
破 灭	135
在监狱里	139
判 决	145
结 局	150

聘(pìn)请家庭教师

维立叶尔城可以称得上是孔德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。那儿的白色的房屋，都有用红瓦盖成的尖尖屋顶，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个山坡的斜面上。杜伯河在以前西班牙人建筑的旧堡(bǎo)寨(zhài)下面数百步远的地方奔流着。

汝(rǔ)拉山脉的一个分支将维立叶尔城的北面完全掩蔽了，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屏障，从山间狂奔而下的急流，流过了维立叶尔城，然后倾泻似地注入杜伯河。杜伯河的两岸有许多的锯木厂，急流正好为这些锯木厂提供了动力，城里大多数的居民，生活是过得十分快活的。

只要走进这座城市，就能听到一阵阵喧嚣的噪声，震耳欲聋，这响声也使得街道都直震动。这是一台庞大而又笨重的机器发出来的声音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，因急流冲动齿轮，先是高举起来，而后又自然地落下，如此不断地反复着。每天每个铁锤，不知道要造出多少万个铁钉，当铁锤一起一落的时候，小铁片便被工人们送到铁锤下面，于是顷刻之间，小铁片就都变成铁钉了。如果是一个外乡人走进维立叶尔城，询问这座震得人们头痛的铁钉厂是属于谁的，人们就会用懒洋洋、慢吞吞的语调回答他：“它嘛！是市长先生的。”

维立叶尔城的市长是德·瑞那先生，他是一位看上去显得十分忙碌而又十分气派的大人物。路上的行人，只要看见他，都会毕恭毕敬地向他脱帽致礼。他头发已经斑白，喜欢穿着灰色的服装，他长着宽额头，鹰钩鼻，面貌看似严肃而不可侵犯。乍(zhà)一看去，他不但有市长的威严，还有某种的和悦。他因为身居要职，所以有些孤傲自满和促狭。别人欠的债，他一定会按时收讨；他欠别人的债则越迟归还越好。

德·瑞那先生用他制钉厂赚来的钱盖起了一座美丽的白石住宅，那便是市长宅邸(dī)。自从1815年起，他当了市长，却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他认为做工业家是可耻的。

对于德·瑞那先生来说，他是幸运的。他曾经因为为市里做过不少的贡献，因而得过许多勋(xūn)章。前不久，他又促成了一座沿河堤墙的完成，并砌了离地四尺高的堤墙栏杆，同时用很好的石板铺路面。于是这条路便被德·瑞那先生命名为“忠义大道”，使他不但获得了好名声，而且又赚得了一枚勋章。

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德·瑞那先生挽着他的妻子、领着他的孩子，在“忠义大道”上散步。他严肃地谈着话，好像是在市政厅开会一样。德·瑞那夫人一边用心听她丈夫的谈话，一边用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她那三个调皮捣蛋的孩子。德·瑞那夫人三十岁左右，仍旧非常美丽迷人。她的大儿子走不上几步，挨近堤墙，很想爬上去玩玩。她立刻用很温柔的声音唤道“阿朵儿夫”，孩子听到这声音，才放弃了他那顽皮的打算。这时，德·瑞那夫人又突然发出一声叫声，因为第二个儿子已经爬上堤墙的栏杆上去了，而且不顾一切地在墙边奔跑着。德·瑞那夫人又叫唤了一声，那小孩才停了下来，回头瞧了瞧母亲，做了副鬼脸，然后才从石垛上跳下来，跑向他母亲的怀里。

“我打算把那个木匠的儿子索黑尔请到家里来。”德·瑞那先生终于改变了谈话的内容。“孩子越来越淘气了，我们自己是照应不过来的。索黑尔可以看管小孩，他是一位年轻的教士，而且精通拉丁语，可以教我们的小孩，那个西朗教士说他的性格刚强，这项工作正好适合他。西朗教士还向我说这个小索黑尔，三年来研究神学，计划要进修道院，是一个十分上进的青年，把孩子交给他看管，再放心不过了。”

“我供给他膳(shàn)食，一年给他三百法郎。”德·瑞那先生继续说，现出外交家的神色，瞧着他的夫人。“瓦列诺家不久前为他们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尔曼马，他们看上去神气得不得了，可是他家的小孩子，还没有家庭教师呢。”

“那他的人选会不会和我们一样呢？”德·瑞那夫人说。

“那么，你赞成我的计划了？”德·瑞那先生微笑了一下。

“好吧，事情就这么决定，就让小索黑尔做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吧。”

“啊！我的亲爱的。这个决定将是十分正确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那些嫉妒(jí dù)我的布料商人看见，看见我德·瑞那家的少爷们的家庭教师领着他们散步，并很规矩地从他们眼前走过，我要让那些人在我面前脸红。”

德·瑞那先生提到的瓦列诺，是一个贫民寄养所的所长，家里也十分的富有。据说瓦列诺先生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十分热烈地追求过如今的市长夫人，不过没有成功。后来还是德·瑞那先生棋高一着，使她成了自己的夫人。这使得瓦列诺先生常常有些忿(fèn)忿不平。

于连的心事

第二天一大早，德·瑞那先生便向老索黑尔的锯木厂走去。他边走边想：“我一向都善于保持自己的尊严，很少与平民交往。没想到我现在居然得降低身份，亲自登门雇(gù)请家庭教师。哎，管他呢！人人都说小索黑尔精通拉丁文，简直就像神明一般。瓦列诺是个惯用心机的人，如果这次他也有与我一样的想法，先把小索黑尔抢走，到时又得在我面前洋洋自得了，不知道他又会是怎样的趾高气扬呢！对，可能让他有这个得意的机会。”

德·瑞那先生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了锯木厂，远远便望见一个六尺来高的乡下人，十分粗壮。走近一问，这人正是老索黑尔。德·瑞那先生向他讲明了这次前来的意图。老索黑尔听后，又惊讶又欢喜。老索黑尔实在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会把一个小平民弄到自己家里去，而且还要亲自前来。老索黑尔不喜欢

自己的这个儿子于连(小索黑尔的名字),德·瑞那先生愿意雇请他,并且还给他一个梦想不到的薪(xīn)水——一年三百法郎,还提供膳食,甚至还有衣服,条件待遇如此的优厚。

索黑尔家的锯木厂,位于河岸边。厂棚里,在八尺到十尺高的地方,有一把大锯子,时而升起,时而降落,有一台极其简单的机器,把一段段的木材送到锯子的下面去,然后借着水流的力量,把一段一段的木料锯成一片片的木板。

老索黑尔走向厂棚,用他那粗犷(guǎng)的声音,大声叫嚷于连的名字。可是没有人答应他。他只看见他的大儿子在那里默默地工作。他走进厂棚,在于连本该在的地方寻找,也不见于连的影子。他在厂棚里转了一圈,然后又走了出来,终于在厂棚的屋顶上,看见于连骑在一根木料上,正埋头读书。如果于连此时不是在看书,老索黑尔或许还可以原谅他。于连身体这样瘦弱,做力气活,是不合适的。但他在看书,便是老索黑尔最讨厌不过的事情。原因只有一个,因为老索黑尔自己不识字,所以他对书十分的仇恨。



“于连,于连!”老索黑尔又连叫了两三次,可是于连还是没有答应,他的全部精力都跑到书上去了。老索黑尔终于有些急了,于是他不顾自己年纪大,敏捷地跳过正待锯开的木料,再一步跳上屋顶的横桎(zhì),凶狠地朝于连一拳打去,把于连手上的书打到河里去了。于连大吃一惊,刚要开口说话,老索黑尔又打来一拳,而且这一拳更凶猛,打在了于连的头上,使得于连的身子失去了平衡,像一个

圆球似的往下滚。如果不是老索黑尔眼疾手快，用左手将他用力抓住，于连早已跌下十四五尺远的地方，落在机器的铁轴中间，摔个粉身碎骨。

“哼！懒小子！叫你照看机器，你却躲在那里读那些混账的书！晚上你到那个教士家里去消磨时光的时候，再摸它们也不迟！”

老索黑尔的那两拳，把于连打得头晕目眩(xuàn)，鲜血直流，他慢慢地走近锯子的旁边，到他本该呆的工作位置上去。他眼里噙(qín)着泪水，仿佛是受了无比的委屈，身体的伤痛，他倒不在乎，可是失掉了他最心爱的书，这比任何的打击都来得惨痛。

“来，小畜牲，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于连一落地，老索黑尔也跟着下来了，他从后面狠狠地推着于连往前走，把他赶到回家的路上去。于连也只好任由父亲摆布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他暗自想道：“父亲准备怎样处置我呢？天哪！”他一边走，一边向河里望去。他看见他的书，慢慢地随着流水漂去了。

于连的两腮红红的，两目低垂着。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文雅(yǎ)而清秀。他的鼻子像鹰嘴，两眼又大又黑。在宁静的时候，他的眼里常常射出火一般的光辉，熠熠(yì)有神，仿佛是在深思和探索。但又在转瞬(shùn)之间，似乎隐隐之间又透射出一股仇恨的光芒。他有着深栗(lì)色的头发，而且总是把头垂得很低，只留下一部分的额头。他从小身体瘦弱，面色灰白。因此，老索黑尔总以为这个儿子是难以养活的，即使能活下来，也会是家庭中的一个累赘(zhuì)。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很讨厌他。每当礼拜天游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打他，毫不留情。于连也因此而恨他的父亲和哥哥。

不过，于连虽然在家里是很不受欢迎的对象，但是他却受到一个老军医的宠爱。这老军医是索黑尔家的表亲。曾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过的所有的战役，并得过国家嘉(jiā)禾勋章。这位老医生常常为了于连而付给老索黑尔整天的工资，使他有機會教于连学习拉丁文和历史，老军医

临终的时候，把他的嘉禾勋章、退任军人的薪水以及三十四本拉丁文书籍全都遗赠给了于连。刚才被老索黑尔打入河中的就是其中的一本。

于连一进家门，他父亲那只如铁爪般有力的手，就把他的肩头抓住了。他浑身颤抖，等着拳头随时落下。

“不许撒谎，老实对我说，”老索黑尔用手将于连一把扭转，用粗暴的声音在于连耳边吼叫，“混账东西！你是怎么认识德·瑞那夫人的？”

“我根本就不认识德·瑞那夫人，”于连回答说，“我从来就没看见过这位夫人。”于连被他父亲问得莫名其妙，只见他大而黑的双眼，噙满了泪水。

“无耻的坏蛋，你当真没见过她？”老木匠两只灰色的小眼睛好像要把于连的灵魂深处瞧个明白。

“绝对没有！你要知道，在我常去的礼拜堂里，我见的只有上帝。”于连的态度有些虚伪，但他只有如实地回答，否则父亲那无情的拳头，又要像雨点般地打下来。

“这里面肯定有花样，”老索黑尔讲到这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，“可恶的家伙，你的事我不打算知道。不过，我总算可以甩掉你这个累赘了，德·瑞那先生把你看中了，想要雇你做他的少爷们的家庭教师。这可是一份好差事，快去收拾你的行李，趁早滚吧。你离开后，我的锯木厂会弄得好些——”

“我做家庭教师有什么好处吗？”

“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每年还可以赚三百法郎。”

“我不愿意做仆人。”

“畜牲，谁叫你做仆人，难道我愿意让我的儿子做别人家的仆人吗？”

“到他家里，我同谁一桌吃饭呢？”

老索黑尔忍耐不住了，禁不住火冒三丈，对着于连又是一阵破口大骂，骂他想入非非，好吃懒做。骂完之后，便撇下于连，跑去和另外两个儿子商量去了。

于连仔细思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真的有些始料不及，也许这次正是可以改变他的命运的时候。但是他觉得没

有必要去做太多的考虑。他宁可集中想象力，去描绘市长府邸该是如何的美丽、如何的新奇、如何的与众不同。

于连自言自语道：“如果我的父亲硬是强迫我去，让我去和仆人一桌吃饭，那我宁可死掉。不，我可以逃跑，带着我平时节省下来的十五法郎又四十生丁离开这里，由小路走，到贝尚松去，我可以去当兵，如果再有机会，我就到瑞士去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一切发展进身的事业就要终结了，那顶好的教士职业也完结了。”

于连并非生性害怕和仆人一桌吃饭。他为了自己可以忍受更大的耻辱。他这种矛盾的性格是从卢梭(suō)的《忏悔(chàn)录》上学来的，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区域。此外，拿破仑的《出征公报节录》和《圣爱伦回忆录》，也是他最珍爱的书籍，他为了这三本书，可以赴(fù)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拿破仑曾是他心目中极为崇拜的偶像。他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像拿破仑那样驰骋(chí chěng)疆场，南征北战，做个世界的主人。因此许多年来，在于连的日常活里，可以说无时不提到拿破仑的名字。并且常常在感到不幸的时候，以此来安慰自己，使自己能得到想像中的快乐。

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曾看过拿破仑的第六营某骑兵，身跨威武的战马，雄赳(jiū)赳、气昂昂地经过他们家乡的村子。这使得他更加发狂起来，渴望自己将来能入军界。后来，他听老军医给他讲起拿破仑大战的故事，使他的热血更加沸腾了。于连十四岁的时候，维立叶尔开始建起一座大礼拜堂，而这时那位疼爱他的老军医已经死了。从此，于连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了。他又改变了初衷(zhōng)，打算做神父，并为此而更加疯狂。因为他听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，每年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，等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收入的三倍。并且神父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任何人都得向他跪拜、致礼，甚至包括皇帝，那该是多么的荣耀！

他要做神父，于是就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，把一本拉丁文的《圣经》，背得滚瓜烂熟。他为了取得老教士西朗的欢心，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，也将其他的一些教书倒背如流。终于，老教士开始渐渐信任他了，并愿意拿出整个晚上的时

间来教于连学习神学。于连在他面前，表现了极端的虔(qián)诚。可是老教士又怎知于连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想法。那就是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，也要发财。

这一天内，老索黑尔和他的这个儿子之间都没说什么话。黄昏时分，于连又到教士家里学习神学，他没有向老教士提及市长聘请他的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德·瑞那先生派人来叫老索黑尔，老索黑尔做买卖似地谈妥(tuǒ)了条件，答应把于连尽快送去。他回到锯木厂后，到处寻找于连，但一直找不着。原来，于连担心会有祸事发生，趁着半夜三更出门去了。把他的书和嘉禾勋章送到他的一个叫福格的朋友那里。

于连一回到家里，老索黑尔便破口大骂：“该死的懒东西，快收拾你的破衣物，给我滚到市长先生家里去。”

这次他没有挨打。他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，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他的家。直到看不见他的父亲后，才把脚步放慢了。他打算先到礼拜堂做一次祈祷，然后再去。他认为要建立一番事业，就要离开那里，故乡的一切已经使他心灰意冷，他在故乡耳闻的、目睹(dǔ)的一切，使他的热情和想象都冷得结冰。

他腋(yè)下夹着一个小包袱，走进了维立叶尔教堂。教堂里阴暗冷静。窗外的日光，透过深红色的布帘，变成令人头晕目眩的蝉色光线，隐隐地洒落进来。圣水被人泼溅在地板上，窗子上遮着的由红色布帘映成的反光，使地上的水看起来像鲜红的血一般。于连就在教堂里做了一番对于他来说只是假仁假义的敷衍(fū yǎn)的祈祷。祈祷完之后，便走出了礼拜堂。

“难道我是一个懦(nuò)夫吗？”他在心里责问自己，“勇往直前吧！”

于连想到这里，就仿佛突然之间有了精神似的，立刻挺直身体，大踏步地朝着德·瑞那先生的住宅走去。